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宣室志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林李

宣室志卷七

唐 張讀 撰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寶歷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頎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喻即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勲勞今廟宇隳殘飄蕩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喜而可其請先是

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遣護軍駱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鉞文其事刻於碑詔既至而未有堅砥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未還及修衛公廟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歴然可辨土人持以獻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即名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為碑高公之文刻焉

太和中王璠廉問丹陽因溝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

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工人得之具以
事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
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請謁璠之吏且家
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
其義為何如耶君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
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先公
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
玉也璠之子曰遐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絕之兆推

是而辨其絶緒乎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太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裀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澈舉巵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巵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

遂寫其字置于袖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宸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

其歲巳卯也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李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去蓋絶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

蓋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

驕乃建新宫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撃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燼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責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户外不絶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户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

乃出於隅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絶燭滅而塵坌晦黑且甚簷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為僧迨玆四紀暴雷如此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

學浮屠氏為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霾顛悖由是驚慴仆地經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内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血流于地乃是禪堂庭北有槐樹高數十尋為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龍蛻蜒之跡焉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澈纖毫必鑒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煙影如暮迸出於此者乃為憇駕之所太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日卓午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纖光發其音稍響暫者擊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為電接雲氣至旅次遽話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

師命巫屬禱焉巫者告曰某日當有大雨至日果為之霑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經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

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縱横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為也

寶歷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甞慕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積十餘年會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忽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

衣敝裘扣思玄門謁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竒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之後居士身疾臞盡潰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駡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竒光爍然直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

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銳字者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寧領蜀時揵爲守清河崔君既以啟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名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

誠重然已三宥之矣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寛之甚庶獲自新耳謹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即名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為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謹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廪禄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

誣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

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誣具巾笏率廷掾分立

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

導帝命於是誣及廷掾再拜受書便駕雲而上頃之

遂沒誣命崔君出坐啟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

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誣曰血

屬無類吁可悲夫其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

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

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於榻其妻孥哭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䰟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即治裝虛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饋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没又二年崔亦終矣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為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困寄韓

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歷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之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溉曰吾兄何自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即詰

冥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

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

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逺不可逃每念妻孥若踵

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别謂竇曰我有

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説使人悲喜得

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别

未十餘里聞擊撞聲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即師楊慈祖

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樵採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黄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逾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胷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

人長數丈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
瞿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争射
之巨胡誡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
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
巨礫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
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
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髪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
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

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頼今日甲子爾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歷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閲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甞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於

人令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令日為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為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脩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脩御膳以鼎烹雞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

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雞卵為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

髙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卧于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一人衣黄袍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寂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景已曛晦愁思如結有衣

黄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天固有涯矣雖
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
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黄
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
皆長五寸餘竒光皎然自水上來黄衣者望見金人
沮色震慄即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
汝何為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
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

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歎而羸憊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貲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蓋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

效之速不食牲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讀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篇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肢體瓏然若戞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揺肢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

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
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
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
旦暮且死汝當以火爐吾屍慎無違逆吾言門弟子
泣曰謹聽命是夕端坐而逝後三日弟子舁居士於
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綴絡之狀風一
排則纖韻條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
鎖骨瘞於塔中

甯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為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逭去不然且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

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蔚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
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
憂既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
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見星月明朗有
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
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
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蔚師擒其虜
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

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斵人見之盡慘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闗心乎兔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兔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也

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真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纎逺時星月迥臨四望數十里闃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

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脣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内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所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宣室志卷七

宣室志卷八

唐　張讀　撰

太原王含者為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兎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

扃其户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户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具白於舍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舍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名舍且誨即市麇鹿舍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以生麇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舍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既扃户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葦林里中嘗有會宴致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於室者亦嘗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衆迫而聽之則闃然矣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即相與芟除其林雜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嚬

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鼎然其軀頎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勑廚吏炙其膍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

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
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
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僊鹿也壽將千歲
今既生獲不如活之㑹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
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
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爲畋所獲乎况苑囿內麋鹿亦
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
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錬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

其年糸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
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絶無所
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
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
可二寸許葢以年月悠久為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
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蔽殆不可識矣上
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
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

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潁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閻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

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潁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髙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纎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脣齒相反妾

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餌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為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顰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即以後乘駕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

即令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巳之衣資悉巳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囓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巳而嗥吽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即請焉居

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呌一聲忽躍而去立於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悖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嘗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黑犬見惠其猿為犬所噬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

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馬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為余道之如是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相傳云其宅非吉地固不可居後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中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嘗為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為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買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

之名且曰我命在我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即時舉一几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見前時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呌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迹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名工人

重修馮殿因發內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爾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人貲產豐贍甲於郡中一日叟將死卧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産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葢以財産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

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
庶可以間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
賫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悞入一山
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
毛縷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宗素以為異人即禮而問
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
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
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

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善吟嘯又好為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是稍聞於世别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伎巧稱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伺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俟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

山獸可謂神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其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則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為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致於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既食矣當亦

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為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台宗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奥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

大呼化為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為已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為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兎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兎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兎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次

日己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鬚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即問之其人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毀其穴翁遂化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為幅僅數

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征蒭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傍告村民曰妾令入都城困而且憊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四五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轅下村民即以鐮斷之其婦乃化為無尾白狐嗚嗥而去

唐邠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里初為小胥性善殺尚漁獵釣弋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兎

洎魚鱉飛走計以萬數後為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遶其榻而噬之瘡痏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卧內有羣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於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嘗為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黁

為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即告卑官屑屑然非其願也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諠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帝崩矣光王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顇躶身而病

寒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唾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

神丹能化石硯為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為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慙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土為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為誕妄詬罵曰吾學煉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詐語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

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舍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簀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其簀見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紫金光甚瑩澈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慙恚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

明山中

宣室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宣室志

補遺 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林李

宣室志卷九

唐 張讀 撰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後人共掌之太玄既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為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隷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性好

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荅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喻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致一杯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褁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慙愧深珍重珍

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
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
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
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
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
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賚絹五百
疋并賜御衣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常與隣舍閭邱

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邱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邱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閭邱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閭邱子病且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長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産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

置酒髙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巵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濮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黄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

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其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錮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遨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

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嘗生閭邱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與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又玄驚嘆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令我生于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浮憍慢終不能得其

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慚恚竟
以憂死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
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
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
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
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
詣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

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為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名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二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

官不為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賔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適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

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
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宫闕盡
毁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在衣冠人
物閒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
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
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
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
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

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彦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旦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彦文亦亡吾因髠髪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歳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祁寒甚暑未

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主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

來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筩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太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

言果符矣愚甞攷梁陳二史校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為相甞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今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畢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為曹州刺

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縱也既得之顧以報其
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為京
畢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
名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
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
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
赴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庸
淺相國拔此沉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之

禄自涸轍而泛東滇出窮谷而舉層霄德誠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惟相國之指向哉休璟曰用君之才爾非他也然嘗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其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

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内惟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非吾俟親往不可得之張君即命駕齎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俊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恱且竒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早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

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今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旁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就

死焉曰其與彼俱為盜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見之乃環而且吠彼遂為所噬而死其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其伺其他往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微吾師必將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是豈余之所能為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師荆門有術者告

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焉庶可瘳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轉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爾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人閱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終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敝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

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

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自處甚陋好飲酒食肉日衣敝裘雖盛暑不脫由是蚤蟣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為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鬬毆或醉卧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對博大師大怒以

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鬬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由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衆莫敢拒後有老僧名大師謂之曰僧當死心奉教奈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鬬毆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豈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又安能知龍鵠之志哉

然則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見朗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詣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云

元和初長樂縣有馮生者家于吳以明經調選于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經歲餘及馮尉于東越既治裝鑒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吾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别然吾子尉于東越道出靈巖寺下且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

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謁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鑒師信士豈欺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内有一僧狀與鑒師同生大驚曰鑒師果異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云馮氏子吴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閲其題益感異之

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已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詳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其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令窮其下數尺果得

石函啟之公為覯焉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

米曁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户竟没於荒裔也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搆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

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蹤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圯遂名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道嚴師者居于成都寳歴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為何神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

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嚴請曰吾願覩檀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願無懍悚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獰獰手巨準隆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二丈道嚴一見背忽汗浹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

蜀人有富蓄羣書者劉旣至嘗假其數百編然未盡詳閲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漂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為暴水濡汚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於羣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完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尾有題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正義從玆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之後當有人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題劉閲其識歎息

良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名實據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太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歷廣德永太大歷建中及元貞元和永貞慶歷寶歷至太和凡更號改元一十有三矣與其記語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亦假其名以誇炫後世乎

宣室志卷九

宣室志卷十

唐　張讀　撰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名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揺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滎陽鄭德楙甞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曰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配敵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黄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髙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歴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

九皆鮮整鄭趨詣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
甲族美才願託姻婭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
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及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
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黄
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
命坐夫人又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
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盃侍婢行酒
味極甘馥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艷粧訖乃命引鄭

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佩美婢十人扶入恣為調謔自堂外門步至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絶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幬裀蓆皆悉精絶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令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

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思頗有疑恨已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鞍帶甚精鄭乘

馬出門倐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為分判家事預為終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為相既久將以掇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嘗厠軍伍閒以善射稱近為病他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

間無聞矣乃黙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囀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衆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向乃

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

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没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歷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

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吴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

塵兩絶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

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

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

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

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聽之甚覺類竇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歎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為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入覲為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

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荊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導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為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闚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

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頗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宫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甞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黳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

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被誅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

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忽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為呵禁之兾瘳其疾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為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為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僅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為真術士且飲食已而厚贈繒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久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

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為妖魅所奪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閒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為狐乃坐方設席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柰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内耶即為病

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為他術考名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為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具話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語曰此亦妖狐安得為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處郊野墟墓中何為撓人乎既而閉戶相鬬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童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閴然不聞其聲開戶視

之見三狐卧地而喘不動揺矣裴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嘗舉進士下第後為晉陽晉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吴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延入與之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偕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横詞意典雅瑗

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奥可以從郡國之遊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隱跡蓬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為發不祥之言乎生曰甚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即以詞嘝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釀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為一老

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為御史竊語其事時唐太和初也

元和中有許貞者家于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陜貞與陜從事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㧖其衣囊前去矣及貞酔寤已曛黒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即

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容貞旣亡其僕馬悵然遂扣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貞即問曰此是誰家曰李外郎别墅貞請入謁僮遽以告主頃之又令請客入息于賓館即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經典圖籍裀榻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

覺騾畢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
隘不可安止貴客寧有間耶貞謝之李又曰某嘗從
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話甚
敏博貞愛慕之又命家僮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即舍
之既而設饌供食食竟飲酒數盃而散明日貞晨起
話别李曰願更留一日侍歡笑生感其勤即留之明
日乃别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
沼貞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于陜昨西來過

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為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為何如喜而諾之洺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别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别墅李見貞至大喜生即話獨孤洺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成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問不絶生奉道每晨起閱黄庭内景經李氏嘗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

二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邱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貞叱之乃終無倦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為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兖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幾被疾且甚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

嗚咽流涕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
君寛罪宥戾使得盡言己意悲不自勝生亦為之泣
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
側以為君累尚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
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箒二十年未嘗纎芥獲罪
懼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永去
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為嗣
續及其氣絶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為讐得全肢

體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卧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為之殯斂葬之制皆如人禮畢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闃無所見惆悵而還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貞終不以為異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别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

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令為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長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即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巵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巵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為一少狐韋大恐視手中巵乃一髑髏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

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祀綿遠慮有摧圮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毀撤既啟户見有蛇萬數連貫其地蟠遶如積摇首呿喙若蠶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為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

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為人畏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將毁其簷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毁焉未幾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臨淮郡有館亭濵泗水上亭傍大木周數十拱突然勁枝陰合百步往往有疾風迅雷暮發其中人望見亭

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亦隨閟

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

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槖止于亭中

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于地亭屋揺撼果見

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坐果覺有物蟠繞其

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人在身後子春

即奮躍揮臂砉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

風雷奕霈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

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告來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虵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蜿蜒若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呪之蛇決水瀦洛城即説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因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慙色頃而死焉其後禄山

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為利州録事叅軍居于官舍中嘗

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

旦羣蛇又集於庭生益懼駭其異也亦命棄去後一

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蹙其容者且

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

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絶脰而死

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震慴

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蛟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于睢陽之郊止蘩木中有羣鳥千數俱率其類列于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傍或擁其後若傳嘑警衛之狀立則環而向焉雖人臣侍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為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

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翺客於睢陽翺曰此真鳳鳥也
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
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
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
繒帛百端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
海鶻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
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

鄴人遂持往其海鷁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鷁獻焉

宣室志卷十

宣室志補遺

唐　張讀　撰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絶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

形歌竟其一闋員且驚且異翊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又聞其聲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積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苔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

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滁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見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兎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兎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忻州刺史其金兎忽亡去後

月餘而戎卒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繢彷彿近乃雙鬟髙髻艶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曰郎非見待耶翺日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翺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

毯張帳幃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
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為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
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
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
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
莫不珍豐出玉盃命酒遞酌翱因問曰女郎何為者
得不為宅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
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翱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

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見贈翱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為詩欲荅來贈幸不見誚翱喜而請美人求絳箋翱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腸斷緑楊枝其筆札甚工翱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幙命燭登車翱送至門揮涕而別未

數十步車輿人物盡亡見矣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為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凄凉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窓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即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

恨不得一見翺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荅曰將之弘農翺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褰車簾謂翺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為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酧此一篇翺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别偏堪恨只為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

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翺謝之
良久别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為怪眷然不
能忘及至陜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或再遇竟
絶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
遂卒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歷中嘗自龍門
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
馬忽屹不前雖鞭策輒不動惟瞪目東望若有所見

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即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逾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而出者長佯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

驚呌聯聮不巳夜分後聲漸少迨明而絶長駭異即具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户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亦無存焉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太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畋于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詁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

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畋嘗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經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

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禍至叟大懼及曉與子偕往郡

南即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

色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

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嘆郡守具

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李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甚多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

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

年矣其後郡守命扃鍵為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

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色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縣南十餘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人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而發果中焉其怪

遂退去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言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元和中博陵崔瑴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露髮衣黄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瑴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瑴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瑴又不顧已而

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縠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覔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既顧相從無及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縠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縠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

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㪣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㪣因取書鋒鋭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太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輭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

一眼內四眼烱烱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然有聲然逡巡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呌云卓絶矣言竟僧道皆黙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絶高然皆頼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不然安得稱卓絶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

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

開成中河東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於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即仆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

由是懼益甚即馳歸且語於人其後因重搆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見

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扃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髙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厲

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揺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揺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揺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盡契其占也

宣室志補遺